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一

宋 林駉 撰

衛兵上

三代畿兵皆有定制史自遷固不志兵而漢南北軍漫然無攷諸儒議論往往異同今叅訂漢史之所互載及先儒之所發明緯而為

圖焉

南北軍

考異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内者為南宮城之軍既謂之南京城之軍則謂之北所以別也

南軍

衛尉寺漢書儀曰衛尉寺在宮内

衛尉表衛尉一人掌宮門衛屯兵

考異南軍衛尉主之衛尉有尉士令丞諸丞衛侯司馬皆屬焉周勃既入北軍乃令人告衛尉毋納

呂虔以此知南軍主之衛尉明矣

衛士令丞漢官儀曰營衛周廬晝夜誰何殿門外署屬衛尉　漢儀民年三十三為正歳為衛士

諸屯衛侯後志左右都侯各一人六百石本注主劔戟士徼循宫

諸屯衛司馬顔注曰衛尉有八屯衛司馬主衛士徼循宿衛

考異按張衡兩都賦曰衛尉八屯注引八校尉此大謬也校尉北軍也衛尉南軍也據宫門四面皆有公車每門各有二司馬凡八司馬故曰八屯

郎尉表初皆亡員多至千人掌守門户出充車騎

考異或以光禄勲為南軍既於史無所據況所領皆郎烏可以軍言曰守門戶充車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為出之擊羌也按禮儀志國有大變則閉宮門城門設屯衛兵不過諸郎與北軍爾初不及衛尉之所領何也以是知衛郎衛兵同為南軍事出一體爾

中郎　五官中郎將　左中郎將　右中郎將通典曰中郎將分掌三署郎

侍郎 表盎兄子種為常侍騎張釋之為騎郎李廣為郎騎常侍顔曰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天子司馬相如為郎事景帝為武騎常侍

郎中 郎中車將 郎中戶將 郎中騎將 漢舊儀曰左右車騎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

期門府 蔡質漢儀曰期門府次虎賁府表武帝建元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

期門郎 表掌執兵送從比郎亡員多至千人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名官

徐官考曰謹按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

則名以縣師而宿衛長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徒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徒三百有二十人又在虎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禄比下士足以代耕蓋庶人在官者也漢期門千人而秩比郎亦古虎賁之遺意歟

虎賁中郎將蔡質漢儀曰舊作虎賁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　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郎將主武賁千百五人

考異應劭漢官儀以虎賁曰古官謹按周虎賁氏

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成王之道末命召公俾齊侯呂伋而伋方發虎賁之士宰臣統總宮衛其嚴如此漢安能及哉

期門僕射表僕射秩比千石 給事期門史記功臣表董忠

羽林府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衛後更名羽林騎 顏曰如羽之疾如林之盛

羽林郎表掌送從以期門比三百石後志本注曰無員掌宿衛侍從

考異後志以六郡良家補漢儀以三輔良家補然

以史考之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甘延壽以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亦六郡也
當以後志之言為正

羽林孤兒宣紀注武帝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宫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

徐官考曰漢法待死事有加恩自高帝始也孔子
欲勿殤僮汪踦周禮冢人凡死於兵不入兆域則
是死於兵革者固有二等也高帝令軍士不幸死
吏為衣衾棺歛轉送其家又軍法父子俱有死事

得與喪歸武帝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曰羽林孤兒皆所以激厲將帥也

羽林令丞表羽林有令丞監羽林中郎將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監羽林

騎都尉表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　羽林黄頭郎鄧通

都尉通典西漢奉車駙馬二都尉並屬光禄勲

奉車都尉表掌御乘輿車武帝元鼎二年初置秩比二千石

考異霍光為奉車都尉光禄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奉車蓋始於此

東莱曰或以奉車駙馬為加官非也荀氏漢紀及通典並不列於加官即此可考

駙馬都尉表掌駙馬武帝元鼎二年初置秩比二千石

考異金日磾為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禄大夫出則驂乘入侍左右駙馬葢始於此

漢制叢録曰駙馬都尉之官雖置自武帝然於時尚主者獨取列侯未拜此官

騎都尉表宣帝令騎都尉監羽林後志曰主監羽林並屬光禄勲

考異表云武帝元鼎二年初置秩比二千石及按沛公為漢王靳歙遷騎都尉則是漢初亦置矣

考異按本表及後志騎都尉本監羽林蓋南軍也及攷金涉傳在成帝時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此北軍也今廼領蓋季年之制也自昭帝用霍山為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其制已失之矣

考異按都尉本軍中官高祖時靳歙以騎都尉定

三秦自後無除武帝以李陵有廣之風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教射酒泉張掖其後上官桀以捕反者馬何羅上官安以騎都尉為車騎將軍自此騎都尉遂為一官至宣帝時以騎都尉監羽林故騎都尉遂為羽林官又以騎都尉監護西域其後李尋平當使護河隄

北軍

中尉府

中尉表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考異武帝始有執金吾之名及按功臣表蟲達從起碭至霸上為執金吾未審當時為何官耳

考異北軍中尉主之中尉有中壘令丞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八校尉有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内則北軍為京城兵而主之中尉亡疑矣

中壘令校尉表令一人丞一人尉兩人

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尉比二千石丞一人六百石武帝元鼎四年置有兵卒　元紀建昭

元年令三輔都尉二千石

城門校尉

城門校尉表掌城門屯兵一人　環濟要畧云高帝置出從緹騎百二十人

徐官考曰謹按周官司門下大夫二人鄭氏若今

城門校尉

漢制叢録曰按劉屈氂傳武帝世以戾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表云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是城門校尉之官自武帝始有然表但云

中壘屯騎等八校尉皆武帝初置至城門校尉獨不言起自何時所未諭也成帝世年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踵相躡以特進領城門兵豈至是屯兵益盛又與前世殊耶

司馬丞通典曰司馬丞各一人

八屯司馬顔曰八屯各有司馬 通典曰司馬丞各一人蓋司馬即司馬丞

門候征和二年以太子在外初置 通典十二城門候各一人 黄圖曰主候時譏啓閉

霸城門候 宣平門候 東門候

覆盎門候 安門候 西安門候

宣城門候　直城門候　雍門候
路城門候　廚城門候　横門候

徐官考曰按周司門之屬每門下士二人即門候之官歟

城門令史　王莽傳王興者故城門令史

八校尉　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顔曰自中壘以下凡八校尉城門不在此數中

中壘校尉　掌北軍壘門内外掌西城茍悅漢紀掌四城門漢儀曰尉一人掌上書者獄上書於公車有不如法付北軍獄

東萊曰謹按中壘掌北軍則知八校皆北軍也故後志本註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北軍中候以監五營又按中尉有中壘令丞則知北軍之統于中尉中壘在北門即與南軍不相亂頗有周人辨方正位之意

屯騎校尉表掌騎士

步兵校尉表掌上林苑門屯兵

越騎校尉表掌越騎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

長水校尉 表掌長水宣曲胡騎 師古曰長水湖名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 劉氏釋名曰長水校尉長於水戰舟船之事也

胡騎校尉 表池陽胡騎 晉灼曰胡騎不常置故刑法志云武帝內增七校者以胡騎校尉不常所以不與也

射聲校尉 表掌待詔射聲士

虎賁校尉 表掌輕車

八校尉各有丞司馬惟中壘校尉多有尉一人

監北軍使者 劉屈氂傳任安 史記武帝使任安護北軍

北軍錢官史記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公孫敬用擅用北軍錢

總南北軍

車騎將軍張安世傳七月罷車騎將軍屯兵列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又漢儀曰漢置車騎衛將軍左右前後皆位次上卿典京師兵衛

衛將軍文帝元年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

軍正主平楊僕胡建南北各有正又置丞

丞天漢中胡建守軍正丞

衛兵下

周廬千列設戟百重入守虎闕出陪豹尾此古人設衛所以強幹弱枝防未然而威不軌也昔成周宿衛之制居則宮正宮伯之衛行則虎賁氏之衛僕從之衛掌於太僕守隷之衛掌於司隷其制蓋不一矣宮正有宮中之徒役（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凡邦之大事令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失守而聽政令）宮伯有公卿大夫之士庶子（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在版者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以為環列腹心之任居衛之制然也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

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虎賁掌先後王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舍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又夏官司士云正朝儀之位王南鄉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行衛之制然也太僕掌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太僕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王出入則左馭而前驅太僕而下有小臣祭僕隷僕御僕皆屬馬又司士云太僕左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司隷掌率夷隷執兵器服兵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司隷掌帥四翟之隷使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司隷而下有罪隷蠻隷閩隷夷隷貉隷皆屬焉罪隷其守王宮與其屬禁者如蠻隷之事蠻隷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閩隷掌守則取隷焉僕

從守隸之衛制然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内而不出虎士之衛為重兵之衛非王出亦不行四翟之隸則環衛諸門僕從之徒則整飭騶從此宿衛之制詳矣然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衛僕從罔匪正人書立政冏命執劉鉞而上戈刃者皆用冠冕之士大夫顧命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鉞立於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居虎門而詔王嬪者乃率四夷之賤隸師氏居虎門司王朝以嬪詔王地官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糾其德行稽其功緒勸以善也宮正稽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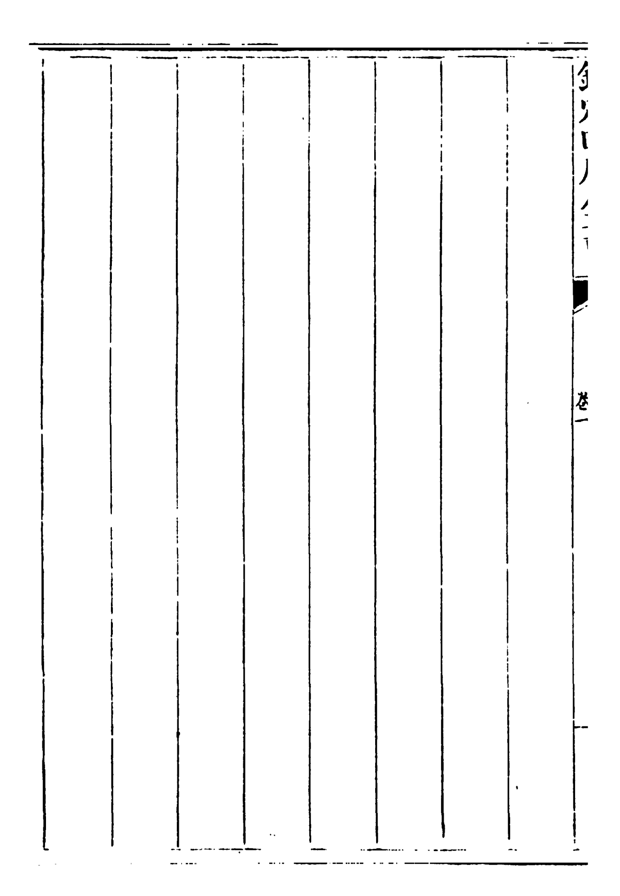
功緒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掌其糾禁嚴其誅賞防以過也宮伯掌其政令行其秩序以時頒其衣裘嚴其誅賞由是言之腹心之衛固擇有道有德之賢而宿衛之兵亦皆使賢士大夫為之此宿衛之任嚴矣噫孰知聖人防微杜漸之意不止是耶蓋人君處內庭之時多處外庭之時少親侍臣之意玩親大臣之意嚴今宮正宮伯之兵衛郎衛固為太宰之屬天官宮正宮伯而虎賁之虎士掌於司馬司隸之五隸掌於司寇皆聽命於太宰內外相維而賢否無相混之嫌事權不

分而政令無下移之漸此周制之所以盡善也漢制南
軍衛宮衛尉主之官表衛尉一人掌宮嚴衛屯兵北軍護京中尉主之
官表掌徼循京師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
期門則皆郎衛也表光祿勳屬官有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中郎侍郎郎中又期門羽林皆屬
焉如衛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
旅賁三令丞又諸屯衛侯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
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
表中尉屬官左右京輔都尉尉丞有兵卒按黃霸為京兆尹坐發騎士詣北軍調馬不適士貶秩則京輔兵卒

番上北軍明矣如八校胡騎越騎則是募兵而衛表八校尉皆武帝初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　按八校雖不明言為北軍然攷之後百官志載光武五營即八校之並省者而北軍中侯監其營故東漢累有北軍五校之稱是知武帝八校正北軍也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朱虛入衛卒平諸呂本傳方朔執戟坐折董偃東方朔為常侍郎上使謁者引內董君偃是時朔執戟殿下辟戟而前董偃有斬罪三上有詔更置酒北宮袁盎為中郎却慎夫人之坐本傳日磾之侍縛馬何羅之逆金日磾還侍中出則驗乘入侍左右馬何羅謀為逆上幸林光宮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袖白刃從東廂上日磾擒縛之由是著忠孝之節

王國侯國拘不得入漢制王國侯國不得入宿衛龔勝為楚王常侍後三舉孝廉不得宿衛同族犯法限不得與漢制同族犯法不得宿衛蕭望之以甲科為郎後坐弟犯法不得宿衛雖以龔勝蕭望之之賢寧從退免則宿衛所任之人固無愧於周爾然始以南北軍皆隸三公而太尉周勃得入北軍以成安劉之功可也本傳自武帝踈遠外庭之後衛尉之職領於將軍王莽以右將軍為衛尉城門之兵領於司馬成帝世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立皆以大司馬特進領城門兵往往以中朝任之而大臣皆無與焉大司馬之任又非向時太

尉之比豈知禁嚴之地大臣皆不預聞則凡可以轉移人主之心志惑亂人主之視聽無所不至異日之變可見爾甚至東漢以來又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後官志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羽林虎賁中郎將羽林監以職屬光禄大夫大中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議郎謁者僕射常侍謁者以文屬分屬闕



餘但翊衛二府而已餘見杜牧原十六衛張延師之謹畏至三十年唐職林張延師為左衛大將軍性謹畏典羽林三十年未嘗有過未嘗有過見上阿史那忠之清謹至四十八年無有纖隙阿史那忠蘇尼太子也清謹為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磾龐王久典宿衛習知制度龐王久典宿衛習知朝廷制度高祖顧諸將多不嫻儀典故授王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使衆觀以為模範段志元衛章

武門夜不示詔段志元為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之葬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令其披戶內使志元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元曰夜不能辨比旦帝嘆曰真將軍則宿衛所任之人亦無愧於周爾然始以大臣兼領宿衛使文皇有甘寢之安可也元微之行於季友右羽林將軍制曰分八舍之衆寡均三庚之勞逸皆將軍之力也是以李大亮上直禁中而文皇甘寢則心腹牙爪之任不細矣時李大亮以冬官兼也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天寶之後衛佐悉以假人為軍始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兵志上元中以北衙軍使

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祿山反伯玉與朝恩赴難至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自是復盛分為左右廂大歷四年請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遊普潤皆隸神策

自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矣夫所謂禁軍者蓋太宗舉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還歸而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腴田號曰元從禁軍本為兵立制非為制置兵唐兵制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膏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者以其子弟代其後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及神策神威而總名北衙者豈太宗初制哉同上貞觀初太

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始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號飛騎高宗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為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及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肅宗復置神武軍自哥舒翰破吐蕃及安祿山反衛伯王赴難賜號神策代宗幸陝朝恩舉陝兵并神策元從後遂為天子禁軍德宗又改名神威且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觀白集羽林衛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白集王元輔授

(左羽林衛將軍制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而左右羽林尤稱親重)而其元從禁軍亦猶官制員外之制初非禁衛正兵也今以禁軍為北衙衛兵為南衙以備漢制豈不過歟北衙既横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蕭復言艱難以來始用宦官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止可委宦掖事兵要正機勿使參預不聽)高元裕諫之而不見用(本傳敬宗視朝不時决事禁中宦寺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悟而不能檢制人皆危之)惜夫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其為患至是也噫漢不以中朝屬外朝而使閹宦宿

直卒成何進之亂何進傳袁紹說何進誅宦官曰竇武欲誅內寵反為所害者以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畏中人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害進然之云云唐不以壯衛隸南衙亦使宦官典兵反致王叔文之亂兵志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節度使以奪宦官權而不克其視周人以禁衛屬冢宰之意又何止天淵哉國朝有皇城司有殿前司皇城始於梁之乾化也五代梁乾化六年詔曰端門正門宜以時開敞奪陽氣委皇城使國朝因其名置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與副同主判之長編仁宗慶歷間張方平言國初循周制置諸班直備爪牙屬殿前司又置親從官屬皇城司嚴立保舉

之法選千人充內殿之衛以殿前司始於周之顯德職源殿前司始於周世宗顯德元年國朝循其舊有馬軍步軍獨殿前得統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手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蔡官制皇城司以入內兩都知主內判定事入內都知無不與知者惟宿直諸班禁衛畧無統攝而皇城司親從官數千人乃命武臣二員同兩都知主之而殿前復不與此祖宗處軍政深意也而皇城殿前直相維持寔是周

人之遺制不特此爾為金吾者有擁衆渡河之功高瓊為金吾將軍真宗澶淵之役瓊擁衆渡河為虞候者有上疏論事之直張耆字元弼真宗朝為殿中都虞候是時大興宫室之役以奉符瑞宰臣丁謂欲殫財力大臣不敢議耆上言土木之役不足奉天意遷樞密為指揮者有手不釋卷之賢燕達字逵辰元祐初為殿前都指揮使然喜讀書手不釋卷神宗以其忠寔可用抑不特此爾周以冢宰主之國朝以樞府統之内朝外朝混然一體其政柄兵令一惟樞府之為聽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者異矣石林燕語三司天下兵柄皆在其手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者異矣此祖宗之微

意非前世所及也　此其防微杜漸之意豈人之所能及知哉

形勢　淮甸隴蜀荆襄

自古立國於東南其攻守之勢有三曰淮甸曰隴蜀曰荆襄然設險之地不同而守險之術亦異蓋難守莫如淮易守莫如蜀守蜀當以守為守守淮當以戰為守守襄陽如守淮守荆湖如守蜀此謀國者不可不熟究也

夫淮之東根本在廣陵而以山陽盱眙為門戶淮之西重鎮在合肥而以鍾離壽春為捍蔽兩淮之地大抵然

也然而道途平衍山川廣莫虜騎奔馳衝突莫禦故據淮而守示以必戰此上策也因其始至逆而擊之此中策也縱敵平原以歩當騎是為無策謝玄破苻堅於肥水方至之初苻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元軍不得渡元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軍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偪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我以鐵騎逼殺之麾使却陣亂不能止元以精鋭八千涉渡決戰堅衆奔追晉謝元傳楊行密敗朱全忠於清口未合之際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擊敗梁兵清口殺師古而從周收兵走追至渭河又大敗之五代吳世家其效

亦可見也南唐初保淮南劉仁贍力戰壽春周師逡巡不敢進迨夫陳景達失紫金之屯宋齊丘遏出擊之師再獻江北而國因以危五代史紀節傳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壽春仁贍鎮壽州遣兵守城圍之數重攻之百端不能下餘見南唐世家知守淮而不知戰也故曰守淮當以戰為守蜀之根本在成都而漢中為唇齒漢中為保蜀之藩籬而以陝隴為近援守南鄭則長安為可窺守武興則隴西為可取隴蜀之勢大抵然也然其地羊腸鳥跡棧閣巉絶一夫據險千夫莫當惟固守形勝

乘機俟時則其效為可全捨險輕出衆寡不敵則其勢為難必是以劉備力守陽平而知曹操之無能為（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關皆為曹公軍所殺先主次於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蜀記詳見諸葛亮傳注）孔明列守祁山而知仲達之難勝（本傳六年春亮身率諸軍攻祁山關中響震九年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張郃注亮時在祁山旌旂利器守在險要十二）其事亦可知耳此後姜維輕出以圖隴西而蜀口之守不堅故劉氏遂至于亡蜀（通鑑云云）楊亮輕出以爭仇池而成都之守不固司馬氏遂至於失蜀（同上）皆不知

以守為守故也故曰守蜀當以守為守若夫荆之與襄雖曰密邇而事勢則殊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襄陽為一要會岷山導江灎澦東注江陵為一機會襄以漢為險荆以江為險江可恃也漢不可恃也苻堅取襄陽以馬渡漢晉載記前秦朱全忠取襄陽以浮橋渡漢五代梁太祖記漢豈足為襄陽之險耶故曰守襄陽當如守淮荆州以江陵為要而江陵上有夷陵下有武昌洞庭蟠其左漢陽固其右豈襄陽比耶陸抗言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本傳此

知兵之言也故曰守江陵當如守蜀夫長江可以固吾國也長淮可以窺河南也川陝可以掎關中而荆襄可以圖宛洛也昔者有蜀無荆蜀卒不能舉魏三國蜀志而今日荆蜀險隘吾實有之昔者有江無淮陳卒不能以拒隋而今日江淮表裏吾實兼之則天下之勢今日固得之矣三險雖可恃而形勢殊不侔當得中興之所以守者守之則退可以卧護吾境進可以掃清朔庭爾然以三者而熟究之最難守者固莫如淮而最急守者亦莫

如淮何者蓋兩淮乃吾國之藩籬依山為險則淮之西也恃水為險則淮之東也淮甸坦夷如盱眙安豐鍾離淮陰天長六合等處我之拒敵直一衣帶水之限爾使藩籬不固盜賊闖吾之門户則堂奥且露立矣徒以孤江與敵對壘豈不岌岌乎昔孫權老於兵間堰兎梁塢壖須今日攻合肥明日攻六合揺揺兵鋒無日不在淮甸非為經畧兩淮計正所以為保長江計也此守淮又今日之所急也故詳論之

畿兵

漢之畿兵始爲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爲常屯常屯變爲遠征而畿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始爲府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爲長從長從變爲禁軍而畿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内兵三變之由也古者天子之兵止于六軍六軍之兵止于六鄉其出也則爲士爲卒爲旅爲軍爲師其入也則有比有閭有族有黨有州有鄉兵無坐食之費民無長屯之勞安有如漢唐遠征長從之兵哉古者五

侯九伯二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名師于諸侯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漢食貨志而詩言元戎十乘特以為啓行之先安有如漢人輕出之舉哉古者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相之命則呂伋不敢擅發名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名公亦不敢以專行内外相制事權散主不獨命於一人可見矣書顧命又安有如唐人私親禁軍而盡屬於閹宦之手哉按百官表衛尉掌宫門屯衛兵本表衛尉

秦官掌宮門衛屯兵而高后紀言周勃既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產本紀以此知南軍為宮城兵而衛尉主之也明矣又按百官表西漢中壘校尉主掌北軍營壘之事本軍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城至光武變為北軍中候而西漢之初中尉屬官有中壘令丞尉式道左右中候而中尉所職乃巡徼京師本表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屬官有中壘等五武庫都舡四令丞又式道左右中侯侯丞乃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馬餘見後官志中興省中壘置中候以監五營以此知北軍為京城兵而中尉主之也明矣然

漢初二軍衛士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而分番為之民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漢儀注云民伍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蓋寬饒傳衛卒願留更一年（本傳注蓋寬饒為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享罷衛卒衛卒數人皆叩頭自請復留共更一年）則是郡國番上於南軍之制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盡屬中尉（上注）黃霸為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黃霸傳為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坐貶秩）則是三輔番上於北軍之制第南軍猶調於郡國北軍第調於京輔此漢初番上之法猶為近古也夫何武帝增置八校募知胡人事

者為胡騎募知越人事者為越騎前刑法志又表越騎校尉掌越騎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而北軍始有長屯之兵後恐中尉之權太重乃於光禄勲增置羽林期門皆以世家為之表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門太初元年初置羽林掌執兵送從比郎無負而南軍始有常屯之兵此番上變為常屯是矣然而未至大壞也夫何光武以來弛郡國守尉都試之役高祖紀張晏注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馳騎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會都試課殿最光武省之罷輕車材官騎士樓船之士七年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復還民伍兵備浸壞雖黎

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本紀及志而京師南北軍如故不知都試既罷外兵不練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兵以出自建武訖于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如明帝永平十年遣騎都尉宋苗出平城北伐匈奴竇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廬城之類或曰東都之兵雖或以執金吾將或以光祿勲將或又以五校將如順帝紀永和二年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將兵屯三輔天文志車騎將軍都馬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征伐胡七年九月隴

西羌反遣執金吾列尚武騎校尉趙世發北軍五校黎陽雍容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之類無非京師領兵之官然恐亦如西都故事何以知其出衛兵耶曰不然西漢之世雖或以内之兵官充將而所將之兵則明言發某郡車騎某郡材官高帝紀十一年發上郡北隴西車騎與巴蜀材官惟宣帝一出羽林佽飛之兵紀以明著之宣帝紀神爵元年發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若東都則但見遣將行師而已果以何兵而充之也異時皇甫規願借列屯坐食之兵五千擊羌本傳西羌攻隴關規上疏求乞自效曰云云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時帝

不能用所謂列屯坐食指内外郡所養之兵為言也然則東漢行師大抵羽林五營黎陽虎牙之士爾此常屯之兵又變為遠征其法盡壞也唐兵有十六衛將軍兵有五府中郎將兵十六衛兵即諸州折衝府兵番上宿衛者是通鑑唐太宗紀十一年更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而關内二百六十一皆隷諸衛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其屬教戰當給馬者官與具直凡當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猶漢之材官騎士而將軍猶衛尉也五府兵即勲官子孫以資蔭得補者是又漢之三省郎衛而中郎將猶

漢中郎將也唐則總之南衙衛兵其外又有左右屯營飛騎起於太原三萬之卒父子相繼者是見衛兵注猶漢之期門羽林唐則謂之北衙禁兵初太宗定府兵之制應天下之兵皆謂之天子禁軍見上注是以遠而諸郡之府兵近而五府之衛兵又近而兩宫營之親兵皆屬於十六衛將軍每月番上以備宿衛唐兵志府兵之制十二衛爲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有郎將方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二府皆有將軍又見前注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無坐食也籍藏將府伍散田畝無列屯也此唐

府衛之兵為近古也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法壞更代不時衛士亡匿張説乃請一切募士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兵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未幾更號彍騎自是諸府之兵闕籍不補折衛之將積歲不遷故兵無全兵將無常將宿衛亦非宿衛此府衛變為長從是矣唐志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説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兵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

選之明年更號曰騎射然自是諸府兵益多不補折衝將卒歲不遷士人皆耻為之然猶未極也

禄山之反六軍宿衛往往市人西駕之兵僅止千人靈武之士至不滿百元宗末年禁兵浸耗及禄山反天子駕西幸禁軍從者僅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而所謂神策兵乃自外來赴難賜號神策朝廷倚重兵志禄山反如嘐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陜時邉士惱戱神策故地淪没即詔伯玉所部號神策軍後幸陜之變朝恩以神策扈乘輿吐蕃之寇朝恩復以神策屯苑中自是浸盛指為天子禁軍分以左右廂居北軍之右非他軍比爾代宗廣德元年避吐蕃幸陜朝恩舉在陜

兵與神策從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兵歸禁中自將之然未與北軍比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浸盛分為左右廂號北軍后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兵志異日幸梁之旆方旋而定難之號先及唐之所恃神策禁軍何如哉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蓋自肅宗以後府衛射騎之法再變而京師實恃禁軍以為重如羽林高宗龍朔二年始置神武肅宗至德二載置英武肅宗至德後復置寶應代宗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神威兵志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額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云云總名同左右十軍而神策專以宦官主之其勢尤

盛追貽宗以朱全忠誅宦官而神策之軍始廢名者固不一軍然神策專以宦官主之其勢獨盛於是南衙之衛輕北衙之衛重而大勢去矣此長從之兵又變為禁軍其法盡壞也嘗以漢唐之變詳論之蓋漢方常屯而遠征之變已形唐方長從而禁軍之勢已横何者京師既設列屯之兵安坐而食甚為無謂於是驅以出征此其勢必至府衛既無可恃之兵一旦有警皆不能甲不得不恃禁軍亦其理然也惜也漢兵出征之後京師單弱閹宦復恣終藉州牧

之兵以除之閹宦雖除而董卓之禍成矣董卓以州牧誅宦官唐衛既變之後神策獨盛中使弄權終藉藩鎮之兵以誅之神策雖誅而朱李之變興矣見上注強幹弱枝之道奈何漢唐不察耶國朝定都陳留前無險阻之形後無藩籬之固我太祖皇帝慮安危之機權內外之勢從容杯酒藩鎮解權州縣精兵悉萃京師張方平上疏以京師本古之陳留郡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自唐以前嘗為重藩四向無險阻之形藩籬之固逼近戎狄太祖深慮安危之計始削諸藩鎮之權屯兵於內連營畿甸凡禁軍之最親近者號諸班直入侍

殿陛出扈鑾輿隷於侍衛殿前非諸班直者内守京師外備征伐隷於軍頭皇城騏驥院長編凡禁軍之最親近者執戟殿陛宿衛宫省扈從乘輿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隷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餘軍皆以守京師備征伐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至軍頭僅四皇城僅二騏驥僅特騎兵之二額焉大抵盡屬於殿前侍衛之司長編太祖既得天下收節鎮兵權置諸司軍額自古禁旅之盛無若本朝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御前忠佐軍頭司領步騎之額四皇城司

領步騎之額二左右騏驥院領步兵之額二通畧然殿前侍衛始分而二後析而三自王超侍衛之職既罷無復任者而侍衛之馬軍步軍列而二之與殿前號為三衙而殿司又重於馬步二司矣實錄咸平三年王超自殿前都指揮使遷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餘見職畧捧日天武四廂屬之殿司龍衛神衛四廂屬之馬步二司捧日舊曰日騎天武舊曰控鶴龍衛舊曰龍捷神衛舊曰英武太平興國二年改控鶴為天武龍捷曰龍衛虎捷曰秘衛雍熙四年改日騎曰捧日皆以美名易禁軍之號也殿前司捧日天武馬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右廂廂各三軍其任至隆其權至重精兵銳卒皆在焉雖曰

京師十萬諸郡十萬內外足相制元豐五年神宗曰藝祖養兵二十三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足以制諸道諸道足以當京師故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而外兵之弱終不若京師之強也噫其亦祖宗制兵之有道歟選諸道之勇者補禁旅乾德二年令天下長吏擇本道兵驍勇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取禁軍之健者隸親軍太平興國三年後苑親閱禁軍取伉健者隸親軍罷軟老弱悉分配外州疲弱之夫退為剩員建隆二年詔殿前侍衛二司簡驍勇者聽為上軍疲弱者退為剩員上每御講武殿親臨試之老弱之卒分隸外郡見上選之精矣或閱後苑見上或訓西郊建隆二年大閱西郊上曰晉漢衛兵數十萬然可用者寡朕親校其

擊刺騎射之藝畫為精鋭或習戰朱明池乾德元年鑿池朱明門外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或閱兵講武殿乾德二年上親閱講武殿得萬餘人隸侍衛司練之熟矣川班殿直以妄訴而併廢乾德中收蜀精兵置川班殿直廩給與御龍直等開寶四年太祖以龍御直扈從郊祀特命增給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擊鼓上訴帝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焉有例哉命斬妄訴遂廢其班武雄百卒以肆掠而誅戮乾德中籍諸道驍勇兵送闕下太祖團結為武勇軍凡百餘人白日掠人妻女於城下帝怒捕斬之坊兵作過罪及主將何剡詔太祖酒坊火發本坊兵士就便作過太祖以本坊使田處岩等不能部轄處極典雲捷偽印寘之極法建隆三年雲捷軍有偽刻侍衛司印者斬之御之嚴矣居重馭輕之勢

祖宗謀之何其深歟景祐以來承平日久法制稍弛虎翼質弱不知戰鬬龍衛力綿不能披甲慶歷元年田況上兵策七曰新添虎翼軍自南中選材質綿弱自云不知戰鬬八曰騎兵高者無如龍衛有不能披甲下馬者似過乎弱也皇城御士至有竊兵慶歷八年崇政殿宿直皇城司親事官刦取庫兵緣上殿屋何劾兩上軍頭步直或有埋器皇祐元年軍頭步直兵上擬欲作過於皇城內先埋藏器仗錢彥遠七上書請根究若鄰乎慢也群公抗疏不能自已於是天子振之大臣汰之韓琦汰冗兵老弱者數萬人軍政肅而士心警矣至于熈寧復加振刷有就而合額者有以全部

附隷者有併營而增額者部伍整肅無有名存而實缺

熙寧三年大整軍額有就而合者如龍衛二十九指揮併為二十有以全部附隷者宣威併入威猛廣捷而宣威廢罷契丹直撥入神騎而契丹直廢罷有併營而增額者如宣武二十指揮四百人額併為十二指揮五百人為額有就而易名者如驍猛四指揮以第四指揮改充驍雄存三指揮自是部伍齊整無有名存而實缺也

自高俅以恩得用軍政遂弛非復曩時之制

紹興三年胡安國言本朝分三衛以掌親軍雖崇寧舊章猶在及高俅以恩得用軍政遂弛陛下承寶位而親兵寡弱豈強本之計

高宗慨然嚴訓厲之法

紹興二年擢楊沂中為神武中統制而言者請增衛兵上曰朕命沂中治神武中軍皆宿衛兵也遂命沂中兼提舉衛兵沂中嘆曰句陳天仗單弱於是招丁壯未半歲軍

容益張遂改中軍為殿前司

立轉遷之制紹興五年時諸將所總嵗嵗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遷轉趙鼎請立為轉遷之法復祖宗之制神武中軍改入殿前見上注都督軍馬悉隷三衙趙鼎言都督府兵馬合隷三衙上曰祖宗故事軍馬未有不隷三衙今正之甚善懍懍乎國初之遺意噫盛哉愚嘗究觀祖宗內兵之制其微意猶有二以發兵之權付樞府以握兵之重委三衙欲其彼此之相維一也故有樞密承旨權馬司者而范公祖禹力言不可兼有發兵握兵之職范祖禹言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祖宗兵法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

之權今樞屬官任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祖宗制兵之意以禁軍之強者備周廬以禁軍之次者代諸路見前注欲其畿兵之不出二也故皇祐邊郵有警畿兵調發而包公拯言調畿兵非固宗社之策皇祐元年包拯言畿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近來邊郵有警乃一例調發恐非固宗社制夷狄之良策今祖宗成憲萬世不易然中興以來殿司步司守護王畿馬軍一司出戍金陵畿兵馬軍一司中興以後嘗出戍建康雖咽喉之鎮欲示威重而根本之所盡以權其輕重乎

州兵

神宗有言藝祖養兵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足以制諸道諸道足以當京師故內外無偏重之患深矣哉我藝祖立國之謀也神矣哉我神宗察治之智也神宗嘗曰藝祖養兵比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內之兵足以制諸道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因於此王珪曰國朝兵制雖詳莫能推明其意張琛曰非陛下神聖孰能知之愚嘗仰稽聖訓遠閱歷代其治亂安危未有不由乎此古者六鄉之內六軍

寓焉六遂之內軍又倍焉此在內以為強本之地征徐以魯伐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此在外以為治亂之具費誓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孔安國注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魯侯征之於費地為誓衆於魯東郊之地 下文甲戌我惟征徐戎又韓奕詩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又江漢詩命召公平淮夷二者不可偏失也尚矣至秦初銷鋒鏑聚咸陽而陳勝至乘虛以外亂過秦論 又陳勝傳後復以重兵伐趙而漢高掉臂而入關章邯提內兵伐趙漢高帝遂入秦關內外不能相維此秦所以不支爾噫秦之覆轍豈不可鑒而漢唐之君復蹈之

君子未嘗不嘆其謀國之疎也嘗謂漢唐內兵之制其變適同而外兵之變亦無以異大抵始失於過重故盜賊有竊興之便後失於過輕故牧鎮有難去之患其本末有不難攷者且漢列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王國則以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則亦有相秩比天下令長前官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秩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更名都尉後百官志注漢舊儀曰大司空何武奏罷內史相如太守中尉如都尉添職是後中尉爭權而互相奏常不和也後百官志侯國每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注曰主治民如令長同上中尉一人比二千石注職如郡尉主盜賊每歲

八月會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咸預各以其方之所習而課殿最焉前高帝紀材官騎士習射御馳騎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咸會都試課殿最也巴蜀三河頴川之材官按高帝十一年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上郡北地天水安定之騎士武帝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廬江會稽之樓船地里志廬江郡有樓船官又卜式傳願與子死之傳昌習樓船者擊呂嘉又伍被傳有潯陽之船又朱買臣傳為會稽太守詔到郡治樓船是也然齊王發兵并琅琊兵而西以赴諸呂之難則外兵足以制內諸呂謀亂朱虛侯如京師使人告兄齊王王遂發兵又并琅琊兵而西以二國兵入京師亞夫將二十六將軍往擊吳

楚則内兵足以制外本傳漢初相制之意非不善也夫何都試一罷外備單弱後百官志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而都試之役省關都尉於是北胡有變始置度遼官明帝紀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漫柏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帝紀永和十四年五月初置象林將兵長史官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帝紀永初四年匈奴寇常山初置長安二營都尉官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紀建光元年鮮卑寇居庸十一月置漁陽營兵然兵不素練戰非素具臨時取辦每出輙北外兵終失於弱耳迨至盜賊競起外始盛置立為積射鮮卑傳延平四年鮮卑入

上谷玖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募為陷陣西羌傳任道遣假司馬募陷陣士擊零昌於北地邊置義從段紀明傳桓帝咸熹四年冬上郡由氏隴西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紀明將湟中義從討之州為牧鎮靈帝從劉焉之請牧刺史新置牧外兵既重內兵復弱盜賊雖衰牧鎮已盛是以京師有變則邊郡長驅而至董卓曹操之徒相繼而入漢祚遂以鼎立此又矯重外兵之失也董卓曹操皆以鎮兵入京師唐之府兵折衝都尉雖遙隸於諸衛軍城守捉實散在於諸道每歲季冬折衝將率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校習戰陣之

儀步隊騎隊之有其制掔鉦伐鼓之有其節國無不習之兵兵志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别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内三百六十有一皆以隷諸尉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又唐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校尉每校為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矟旛展刀旂散立以候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為隊云然府兵六百三十四所以三百六十有一在關中固為重本計而復道二百有餘分布錯置亦為防外設唐初相制之意非不善也見上夫何更代法廢諸府之籍

不補折衝之將不遷唐制張說以府兵為射騎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積歲不遷士人皆恥為之及范陽之變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如入無人之境外兵蓋失於不補耳唐祿山反范陽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又顏真卿傳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備元宗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迨至諸鎮之兵共起討賊其後安史繼亂中國雲擾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朝廷不能制而甘為姑息之政唐兵志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

賊其後禄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亂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由是方鎮相望於内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天子不能禁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始時為朝廷患者河朔之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國門矣其他大鎮南則吴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列於方鎮矣是以京師有變藩鎮亦驅兵而至朱李之徒相繼犯京見上唐族遂以瓜裂此亦矯重外兵之失也嗟夫輕則盜賊以乘隙重則牧鎮以據兵為國者安可不權其勢歟國朝州兵之制有禁軍有廂

軍有禁廂軍國初以天下精兵萃之京師而其餘者分布於諸郡以備戰衛此謂之禁軍（見衛兵門）宋有天下以來凡役使營繕不調於民皆兵役之此謂之廂軍（兵志國朝以備戰衛為禁軍以給徒役為廂軍各隸其州之本城由總於侍衛而兵部掌出號令又以廂軍教閱者始號禁廂軍后以為下禁軍熈寧三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以檢治廂軍熈寧元豐之間廂軍之數視祖宗時益重矣自三代后凡國之役皆調於民故民以勞弊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及諸營繕民無與焉故民力全固承平百年）熈寧取廂軍之壯者而教之留之在城免其難役此謂之禁廂軍（見上）然州郡所恃以為屏翰王室者惟禁

軍而已其始末可不論歟蓋太祖懲前代之弊收藩鎮之兵連營畿甸守衛皇居而州郡之兵不免有疲弱之弊至咸平以後循習日久諸郡撤備咸平三年王禹偁言太祖之初十分天下有其七太宗嗣業天下一家議者乃合江淮諸郡毀城隍撤武備者三十餘年後恐太弱乃募陜西之強壯為保毅簡保毅之精卒為振武於是有保毅振武之禁軍咸平四年九月詔陜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守城壘進御史吴倘與轉運使同主其事凡得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具緣邉兵上先選中者並陞為禁軍號保捷景德元年陜西運使言西面沿邉諸州於保毅諸軍內簡集成振武軍四十指揮自立北軍邉聲振戎不敢

寇康定以來元昊陸梁禁衛皆西乃籍民兵以補軍籍陞廂軍以充禁旅於是有保捷武衛宣毅之禁軍張方平言康定之末慶歷之初議刺民兵極論其害今日果然太祖朝兵不及十五萬太宗朝不過四十萬祥符已後稍稍消伏而因西戎阻命始籍民兵俄以補軍籍陞諸州廂軍以充禁旅陝西河北京東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慶歷間鼠竊內訌復於閩浙江淮間脩武備增指揮於是復有保毅之禁軍同上慶歷三年因王倫張海等賊於江淮湖浙福建諸路又添保毅等二十四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餘萬人通三朝兵八九十萬其廂軍鄉軍義軍不在此數自是而後或刺義勇治平初刺義勇軍十

五萬餘或校廂軍見上而兵始克大備在慶歷已有八九十萬治平後有十五餘萬至於熈寧又不知其幾矣祖宗所以權衡内外之勢何其當耶然在國初常精在今日常惰豈非役之太過歟夫兵者不役役者不兵今諸郡所謂禁兵者大抵與廂軍無異技巧工匠者若人也攺借占留者若人也又或者常時執法物備呵導以為兵也若是而謂之禁軍其不習於騎且惰乎求其所以教之則有兒戲而無法制也有賞賚而無黜責也器械

之相角不能無精而不能皆精弓弩之俱發不能無中而不能皆中膂力無爭戰之苦而賞給有必得之利日未及昃返斾而歸是旬教月教春秋大教反為官吏遊賞軍級邀求之目何有於較藝春秋大閱差官按教反為路分鈐轄騷擾州縣之資何有於教閱禁軍且爾廂軍又何暇教乎夫州縣之兵即殿侍之兵名曰在外實統於內更戍迭出於殿侍二司者皆精卒分於州縣者皆惰兵蓋殿侍二司了無他役而州縣不專為兵故也

是則熙寧私役禁軍之制在今日不可不講也熙寧中私役禁軍雖經郊敘復永不與親民差遣況國朝之制庫曰軍資官曰參軍務曰贍軍而為守倅者亦先軍而後州其於軍事重矣詎可視曰期會故常而不加之意乎

屯田

田不井授國有兵費糧以漕運士有饑色孫子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後之欲為富國足兵之計者不出屯田之制耳蓋自文帝募民耕塞下已有屯田之說鼂錯傳錯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其

畧云自武帝遣戰士田燉煌至鹽澤始有屯田之規前西域傳漢興至于孝武始開西域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程而輪臺黎渠皆有田卒數百人成於昭宣廣於魏晉而極盛於唐大抵漢之屯田以兵唐之屯田以民其餘歴代或民或兵盖不一也漢自通西域始於校尉將卒屯田渠黎而車師前王庭專用戊已校尉見上餘域傳見西趙充國既罷兵留屯田盖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兵故曰九校萬人郡騎佽𩥇胡騎各千倅馬什二則為遊田以防寇鈔趙充國傳此非兵耶唐因軍府以置屯田

天下之屯凡九百九十有二或隸司農或屬苑內或分諸州或以卿少循行或以御史莅輸或有警以兵千人助護此非民耶唐兵志其他始屯渭水蜀諸葛亮傳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田荊州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則如漢人之制也任峻之募田魏志任峻傳曹操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隋人之立堡隋高祖開皇二年於河西百姓立堡屯田則如唐人之制也要之皆可省運漕而寬國費兵民俱便也然尚論屯田之制其說有三兵屯而不戰則可以耕議定而

不揺則可以耕命將帥以先士卒則可以耕何者春務方殷邊塵復警秋禾方熟胡騎復蹂屯其可乆乎甲可乙否徒憚一勞彼是此非或惜暫費屯其可成乎應容師募稼穡為涴嬉遊連營耒耜所羞者尤不可之甚者三者而一失焉則難就矣諸葛之屯渭上見上張公謹之屯代郡張公謹傳正觀初為代郡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皆養兵蓄鋭而不廢耕墾者歟金城之屯議者紛紛而充國卒違詔罷兵以成屯田之利趙充國傳許下之田疑若旦攻夕戰而不

暇者而曹公獨從棗祗之計而歲得數萬石魏公曹操破黄巾恐軍之不足羽林監祇建置屯田於許下歲得穀百萬斛皆素有成謀而不惑異議者歟子儀躬耕百畝軍士不勸而耕代宗時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躬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軍士皆不勸而耕卒成野無曠土軍有餘糧之效婁師德身衣皮袴士卒樂為之田婁師德為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卒屯田積有數百萬皆將帥率先士卒之驗歟五代干戈之餘所在土曠民稀農田之政往往殘缺而不補國初始創營田務於唐鄧襄三州雜置營田使於河北東西路國初有屯田使屯田務襄唐鄧三州有營田務

如州通判陝西路營田招置使河東漕運兼東路招置營田使夫創務以督其耕置使而勸其事務農之政可謂切至然以州而論則僅行於三州以路而論則纔舉於兩路猶未繼及於天下自端拱以來又置使於河東其後樊知古等出使則盡推其法於逐路而屯田之利始博端拱二年以陳恕為河東路招置營田使欲大興營田當雍熙之間強胡裹為邊害天子念守兵歲廣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後開易水疏雞距修鮑河之利邊屯以次立矣時　命樊知古等出使時或調兵卒田河北續通鑑王守斌田永興以戍卒王沿之田　河北以役卒或調丁夫田襄陽真宗咸平二年耿望知襄州置營田上中下三

務調夫五百築堤市牛七百頭分給之兵民蓋通用矣然成說未定衆議易搖作室道謀欲書掣肘此君子所深惜也故雍熙遣議臣於宿亳壽春襄鄧之間得田可治者三十六萬頃養兵待敵可也而任事者破其議而終莫興焉長編雍熙中遣議臣東出宿亳至壽春西出許穎轉陳蔡之間至唐鄧則得田三十六萬欲脩耕屯之業天子尤意向之而任事者頗壞其計故功不立淳化命屯田使於河北沿邊之地建田種植禾稼成熟將帥在責勤也而沮其議者頗衆焉淳化四年初何承矩至滄州即建屯田之議上意頗向之會黃懋以上書請知河北諸州興作水田以承矩為制置河北

沿邊屯田使承矩建水田之議沮之者頗衆又武臣亦恥于營葺細作既而種稻又不熟羣議益盛幾罷其事及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還闕下是不特在神哲之時也中興以來尤切留意書充國留屯之事其勉之也至高宗紹興六年上曰朕昨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但上下不能奉承申建隆歲課之法其督之也勤紹興十八年九月上曰淮南阡陌相望素號沃壤今皆為不耕之田良由州縣不務招來安集以致流移未盡復業建隆初以戶口增置為守令歲課之法宜令使部申嚴行下淮南官莊四十三耕田二百二十五項官得萬九千九百九十八石建康官莊三十九耕田一百八十四項官得六千五百三十石做陝西弓箭手之規其謀之也審詔令孟庾韓世忠措置將兵馬為屯田之計體做陝西弓箭手法所

貴耕植漸廣以寛民力 韓世忠田金陵紹興二年詔左司張綱等條具陳説及臣僚獻議屯田畫一以聞中書門下言建康府南南北岸荒田甚廣詔令孟庾韓世忠措置為屯田之計 岳飛田鄂州岳飛任宣撫使日於諸軍揀撥老弱不堪披帶官兵七千餘人立為種軍名額專使營田於鄂州 王之奇田兩淮紹興九年令知揚州王之奇措置兩淮屯田 吴玠田梁洋紹興五年詔吴玠於梁洋等州措置官庄屯田今已就緒漸省餽運以寛民力 當時淮南官莊四十三耕田二百二十五頃官得萬九千九百九十八石建康官莊三十九耕田一百八十四頃官得六千五百二十石見上其明驗可見矣今之為邊計者果能行是

策乎否也聞有帯措置屯田之銜者矣而率先士卒未聞也知有省漕運寛民力之議者矣而留屯省漕未知也間有充國棗秖之徒出為國計不以異議而揺則以小費而沮所以方成而遽廢也夫今兩淮之地沃壤千里淮之右如安豐如合淝淮之左如淮南如瓜歩雷塘之田既耕則淮之左可守芍陂之田既耕則淮之右可守屯田之利其可不興乎昔鄧艾屯兩淮淮之南北計五萬人什二番休尚有四萬度六七年間十萬之衆有

五年之食即今兩淮之遺迹也見上今荆襄之區瀰漫相望西出河洛不盈百里近可以通關輔綴隴蜀遠可以俯視秦趙據上流鮑渠赤河之利既興則樊城沔口可無屯戍之患屯營之利其可不興乎昔羊祐之於襄陽減戍邏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始至無百日之糧季年乃有十年之蓄即今荆襄之遺迹也見上以魏晉且爾況今堂堂之天下乎今倣魏晉之故地參漢唐之舊規近邊則以兵内地則以民兵責之將帥民責之守令以

是而課殿最以是而考能否又安有難就之緒哉士飽而歌馬騰于槽可旦夕冀耳

民兵

以民為兵古法也然古者之民樂於為兵後世之民憚於為兵盖其為說幾千百年於此矣愚嘗推求其故盖古者寓兵於農後世寓農於兵又其後也籍農以為兵盖民兵之名雖同而民兵之意實異也夫寓兵於農自為己衛而民不知其為兵寓農於兵樂為公役而民不

害其為兵至籍農以為兵者非所願為而強之使從非所素習而驅之使戰民於是乎不堪矣成周盛時比閭族黨皆伍兩軍旅之師禮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師五師為軍又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蒐苗獮狩皆征伐擊刺之制夏官大司馬又左隱五年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卿士大夫皆將帥司馬之職此寓兵於農也漢人調兵之法起田中者為吏卒馮唐傳士卒從田中起安知尺籍伍符為衛士者業農桑後禮儀志罷遣衛士勸以農桑唐府兵番上之制無

事則執耒以耕有警則荷戈以戰此寓農於兵也及其後則兵民一裂不可復合始矯而正之不過籍民為兵而已昭義步兵雄冠山東李抱真傳抱真為懷澤路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刑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習三年皆為精兵乃曰軍可用矣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侯冠雄邊子弟威伸南詔李德裕傳徙劍南西川乃建籌邊樓又調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器械犀銳謂之雄邊子弟於是二邊浸懼南詔還所俘此固籍民為兵之效然其弊也自兵而戰而非武庫之器自農而食而非縣官之給民未免有憚役之

勞又其獘也散於州縣者籍為營壘之符游於田畝者律以卒伍之令民未免有怨恨之情其視抱真德裕之謀畫又不及爾民安得樂而為之哉我國家以仁立國不専在兵自河東既平之後西北二患我獨當之趙普曰云故咸平景德中多有事於西北是也自是中國之兵增至六十餘萬然問其禁旅不若土人也景德二年陳貫上兵論三篇言禁旅當以衛京師不當戍邊莫若募土人問其東兵不若土兵也田況言振武保捷皆是土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強其餘請給微甚不及東軍之下者新添武藝軍不知戰鬭若添土兵請給其

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是三路備邊之民兵蓋有益於國家河北河東之強壯陝西之保毅其所謂民兵乎謂民兵果盡善耶則未免羣公之所議謂民兵果未盡善耶則何為服邊人之心也嘗究始末而論之夫河北河東強壯之民自五代時瀛霸諸州恃以雄壯國勢至景德間以其明效於前代遂以籍民而為之人以五百而為指揮射極至精而為校長此強壯之集本民兵也長編河北河東強壯自五代瀛霸諸州已有之恃以為壯真宗咸平三年始詔河北民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

八丁以上籍四為強壯五百人為指揮置指揮使百人為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籍揀善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蠲其戶役尋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為柵官給鎧甲陝西保毅之名自咸平間詔陝西家出一丁號為保毅官給資糧戍同禁旅既主之以轉運遂撫之以六萬八千之衆簡閱既精義勇可用此保毅之集亦民兵也長編咸平四年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官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守巨壘遣御史吳倩與轉運使同主其事凡得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綠邊兵士先選中者並陞為禁軍號保捷至後元昊陸梁禁兵皆西州郡單弱莫備不虞強壯保毅之外復簡弓手之兵亦一時

不得已之計此弓手亦皆民兵也慶歷二年詔簡河北強壯刺為義勇不顧者釋之有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此強壯浸廢又簡河東鄉弓手亦為義勇而陝西之弓手為保捷分戍邊外時剏置義勇人情恟恟乃詔李昭遠開諭父老民始安焉長編本朝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闕郡縣無備乃命召額外弓手蓋邊兵居沙磧之地苦寒好勇自古禦寇却敵非此不可而兩河陝西之民灑沐風雨諳歷山川材力伉徤天性純實無事則射獵自娛見敵則奮不顧身苟優其田疇安其室廬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省餽運為不易之利慶歷二年賈昌朝言河北河東強壯

陜西弓箭手之屬蓋土兵遺制也且戎狄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食好馳善射自古禦寇却敵非此不可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饋為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給如鄉軍之法而試之民何憚而不為哉惜也強壯之兵始者不過鵰集鄉閭見前注後至抽赴京師田錫咸平六年上疏令國家為少闕京兵防禦邉戍遂於曹單永亳陳蔡汝潁之間點集騎士揀選強壯得五七萬人諸閫始降宣命指揮只令本城防守及至奏聞都數即並抽赴京師如此失信令下皆懷怨望豈得無詞又後涅為正軍而強壯之意聚張方平慶歷四年上疏臣伏見宣差朝臣分路往陝西河東京東西路於前來點差強壯弓手內招募願充軍人分配宣毅保捷者自去歲初降勅命點差強壯弓手之時民間喧然皆言此

時點差皆以強壯弓手為名實點補軍籍敕旨屢下原諭只要護縣鄉必不起從征戍郡縣又多方安輯民猶猜驚今此命果下如民所素料此後命令無復可信此其不便一也遂歷陳六不便之說

保毅之兵始者無異編氓後至刺手黥面張方平慶歷中論刺陝西路悉充保捷軍京東西路弓手強壯悉刺充宣毅又司馬溫公治平元年議刺陝西義勇總十五萬六千八百人司馬公極言其不可韓公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耳今已降勅永不充軍邊戍矣吾在此君何憂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他人在此因已成之兵使運糧戍邊反掌間耳後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為常又後運糧戍邊見上注而保毅之制失至三路弓手之兵或刺充宣毅或刺充保捷見上注皆求為禁兵矣

嗟夫散在郡縣自蠶自食不耗帑帛不蠹廩粟國無所費也自處以連營則仰給縣官耳身為丁氓為農為兵有事而戰休戰而耕民以為便也自隸以正籍則終身失業爾張方平上疏強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朝廷用漢代耕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為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舍備不困帑廩之積當時丁壯之人今既籍為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用仰給縣官此其不便也夫韓公一代元老也措謀立畫夫豈不審弓箭之刺率皆市人所至為寇張公已言之而韓公未之聽墓誌時於諸路刺弓箭手為宣毅保捷指揮方平連諍之不從所刺兵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

所至為寇識者以不從方平言為議義勇之刺其後戍邉率以為常見前注溫公已言之而韓公未之信是豈韓公之慮不及二公耶噫公非不慮及此也觀公請刺義勇之疏謂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宜㸃義勇止刺手背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是公亦知一時之擾但心乎為國故不暇恤矣韓琦治平元年奏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陜西當西事之初亦甞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所存無幾河北河東陜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陜西諸州亦㸃義勇止刺手背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從之觀公誦石壕

吏之詩謂後世調兵於民殆無虛歲今收拾强悍養以為兵使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是公葢憫其調兵戍邊之弊故心乎為民他不暇問矣別錄琦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養兵雖非古然自有利處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杜甫石壕吏篇調兵於民其弊至此後世既收拾强悍無頼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利夫何熈寧大臣用趙子幾之言行團集保甲之法而民病尤甚夫强壯團結之名在咸平亦嘗行之見上注然不過藉之以威夷狄熈寧欲廣其法於天下始命三路畫團而為甲焉熈寧

三年因趙子幾之請籍畿民為保甲置提舉官教閱之後推行諸道方耕而輟方耘而罷民於是有羈縻之苦既受笞於長正又受辱於縣令又受笞於提舉之官民於是有鞭笞之苦王岩叟論保甲之苦朝廷知教民以為兵而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不易堪知別為二司以總軍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方耕而輟方耘而罷方幹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為苦也具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此鞭笞之為甚苦也時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此誅求之所以甚苦也諺曰兒曹空手不入教場民之不堪甚矣上注天子曰民兵妨農也安石曰以農為兵也上論變義

勇為民上曰民兵雖善止是妨農事如何安石曰有事以農為兵始發之以戰守其妨農之時少云云天子曰民兵未可恃也安石曰不患不為用也上曰止是民兵未可恃以戰守奈何安石曰有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用往往借周官閭胥比長之說以自文其誰欺邪安石與馮京辯河北弓箭射法云云兩司馬即是閭胥伍司馬即是比長但隨時異名而已善乎程明道之言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行周官之法度語錄惜乎安石之不悟也可勝嘆哉雖然亦不可因噎而廢食也中興以來兩淮荊襄專倚民兵以為重其經畫亦有具矣然無事具其名而有事不

收其用何者總於總管者總管不之恤領於郡守者郡守不之念賦役蠲免為惠幾何旗幟器械悉令自辦今果何時而不之顧耶噫得一曹公瑋則陝西皆良兵言行錄用一种世衡則青澗皆善射同上种世衡在青澗城課民習兵以銀為的射中與之後人無不能者有官守者盍加勉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二

宋 林駉 撰

兵權

天下有二權兵權宜分不宜專政權宜專不宜分政權分則事無統兵權專則事必變此善計天下者所宜審處也三代而下兵權散主有司有扈之師六事咸在牧野之戰三卿同出書稱太保仲桓南宮毛俾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而常武詩亦曰王命卿士

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且太保相也非南宫之使不能專令兵師齊侯將也非太保之命不敢擅興禁旅夫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參互職掌至於皇父整師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則兵無專制將無專權大略可攷是以兵滿天下居然若無皆措置之謀審矣是意也漢人得之而無内變外叛之慮唐人失之而有宦官方鎮之禍自今觀之漢太尉本王命也然北軍雖矯入而南軍復不

得入周勃欲入北軍不得入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入內勃北軍復使人告南軍毋納呂產軍正次於將軍也然正不屬於將軍將軍有罪以聞胡建傳天漢中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斬之上奏曰臣謹按軍法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南北之軍雖有職掌復設護軍無專制也前表護軍都尉武帝元符四年屬大司馬通典漢以除護軍都尉盡護諸將將軍之職因事而置事已輒罷無常守也若漢大將軍車騎將軍左右前後將軍有常職其他將軍因出征伐始置如驍衛如輕車如材官如屬門如樓船皆事已復罷也故內無專兵之患漢兵大計皆在郡國內而宿衛皆取郡國外而征伐亦取郡國然

都試之役太守都尉事也而縣之令長丞尉必欲俱會其相察至矣漢制每歲八月會都試郡太守縣尉令長咸預以課殿最調兵之權郡守可專也而非虎符稽合不敢擅興其防微深矣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常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是故都試而不詣試所者必免燕王旦傳將軍都郎羽林注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漢光祿與令諸當試者不會試所免之都試而僭上者必誅韓延壽傳御史按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治飾兵車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坐棄市齊哀王欲發兵非有虎符而遽止齊懷王傳齊哀王欲發兵誅諸呂太尉周勃及陳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膠西王卬

因發兵無虎符而自殺吳王濞傳漢將弓高侯頹遺膠西王卬書曰云云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云云將軍曰王苟以誅晁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自圖之王遂自殺故外無擅兵之憂自唐府兵一壞禁衛大權盡歸中人魚朝恩專神策之兵代宗吐蕃之難魚朝恩以神策兵屯苑中劉國珍位太師之權宦者吐突承璀傳詔內常侍劉國珍馬朝宗分領易定幽滄等糧料使諫官李庸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太師恐為四方笑承璀充諸軍招討之使白居易傳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述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為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之自興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

既不置行營節度即承璀為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韓全義討淮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見上西頭之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於宰相高元裕傳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於是有宦官之變漢以都尉為太尉之副唐以司馬為刺史之副故楊綰謂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右司武以副軍楊綰傳時諸州悉帶團練事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右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團練判官名號重復可罷團練守捉是都尉與州司馬同為州郡之貳而唐州司馬品秩

乃在長史之下自不得同於刺史而都督府有行軍司馬百官志行軍司馬掌戎右又但其屬耳白居易為江州司馬壁記自稱郡佐然其言云自武徳以來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然則豈復有漢都尉哉白居易江州司馬壁記曰自武徳以來庶官以便宜從事大攝小重攝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立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負與俸在牧鎮本有兵權而又兼總其所隷州之兵權於是有方鎮之禍藝祖立極制兵立武具有本末聖算瞭然毫髮無隱三百年間絶無

内外之警我太祖貽謀之善也收諸鎮之權而萃京師轝京師之兵而屬殿岩内而宿衛外而禁廂百萬貔貅皆在掌握三衙之權若重耳然兵之尺籍雖在三衙兵之大權實在樞密故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彼此相制罔敢異志内安得而不固乎范祖禹言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祖宗兵法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年無兵變也自唐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興發今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權

任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祖宗制兵之意大郡有十數指揮中郡五七指揮小郡三五指揮平時除戎器備城隍脩武備得以便宜從事郡守之權若重耳然軍儲給餉屬之運司統制軍馬貳之郡倅上有轉運以警其志下有倅貳以分其權上下相維固有偏失外安得而不壯乎蔡官志逐州置軍指營兵大郡有十數指揮中郡有五七指揮下郡不下三五指揮每指揮率以四五百人為額其軍儲餉給悉在運司其統制軍馬乃隷守倅一方有寇盜不虞州郡有兵有財足以聚人率衆屏翰王室平時除戎器備城隍講武備皆有其資也乃祖宗防州郡之深意然又論之內之兵權互有

職掌此萬世不易之規故曹誦以樞屬權管軍范祖禹力言之具守宗祖之法固矣見前注若外之兵權自熙寧大臣削之過甚籍郡兵併軍額置將副專領至使軍情離貳役使不行一有警急束手無策後日之患君子已預卜之蓋其權過分故也蔡官典熙寧初安石言州郡特權太重分將籍州郡兵通一路團結五千人為一將置將副專領其後軍情離貳守臣驅使不行是失兵權也靖康中詔守臣統兵入衛遇敵輙潰流為群盜由守臣失權柄故也夫州郡兵權不可不分亦不可過分不分則縱過分則弱昔國初董遵誨李漢超之徒

分守邊郡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軍中諸事許從便宜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盖郡守有兵權也國朝寳訓僭偽時未下南北未賔太祖留心將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以拒北兵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傳守隰州以禦太原趙賛屯延州姚内斌守慶州以備西戎郡中管榷之利悉令與之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由是二十年無西北之憂尚論内外制兵之權請以國初為龜鑑

兵糧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孫武云此廪兵

國家之急務也然亦起於秦漢之後歟盖嘗論之成周賦藏於民素有委積故不聞稟兵之說漢唐初年民自為兵自給用度亦不聞稟兵之費至其後也或歛州郡歸京師而後給於邉境之用或漕東南以聚關中而始給於諸道之兵故轉輸勞民緩急乏用而稟兵始為深患矣嗟夫田不井居兵與農異先王遺制不可復講有如我國家藏於州郡而無聚歛之私儲於邉塞而無乏用之急兵不言匱民不告勞豈非委積之意歟予觀成

周太平一書半論理財經國大用具在九式至於軍旅獨無與焉禮天官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祭祀賔客喪祭羞服之事幣帛芻秣匪頒玩好始嘗疑之及考於遺人之職則曰飲食曰委積所以待軍旅者甚專禮地官遺人凡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二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異日倉積於豳公劉詩糧峙於申崧高詩會蒐之備達於衛境左定四年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皆是物也以是知先王雖不明言以用武欲藏富於天下而其周思熟慮以為緩急之備則自都達境要有所

屬矣又豈必盡計之於纎悉而無遺用歟迨及春秋此意猶存是故齊師陳鄭申侯共糧左傳四年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見齊侯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齊侯説與之虎牢晉軍楚地三日館穀經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楚師敗績三日館穀杜預注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是知諸侯之國在在皆有焉有所謂飛芻輓粟者乎所謂賦藏於民不聞廪兵之説者此也自秦人致瀕海之粟悉漕京師伍被傳秦致瀕海之粟轉于南河刮遠方

之藏皆儲敖倉酈食其傳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藏粟甚富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一粒一粟惟恐在民而先王里候委積之制掃地矣漢自初年軍賦有二曰丁賦曰財賦丁賦則以丁年算賦也前高帝紀四年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財賦則富者以貲而算貧者以衣服釜鬵而算也前景帝紀至於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及二千石印者亦給軍賦則又不特取之於民矣惠帝紀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惟給軍賦他無所與蓋漢兵出於民費用自給故淮南之民繇役

往來自補衣粧賈誼上疏曰至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四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道者自悉補中道衣錢用諸侯給也前漢吳楚之兵列侯從軍自貸子錢貨殖傳吳楚之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賫貸子家錢而其取於民者殆不過為庫兵車馬之資而已見上此其所以無坐食之蠧唐自盛時天下戶口八百餘萬而府丁四十萬皆自食其力不賦於民凡民之租調以奉上者二十分之十九其一為兵故縣官歲受八百萬之賦並孫樵云蓋唐兵出於民自耕自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而士無闕食籍藏將

府伍散田畝而兵無坐費並兵志此所以不聞饋糧之擾所謂兵出於民不見稟兵之費者此也夫何漢自武宣唐自肅代之後用兵連年轉輸不繼推原其故夫豈無自蓋漢以郡國之所積盡輸大農而邊郡諸官之所請必皆報而後給漢百官志大司農卿一人本注曰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發損益多寡取相給之故不復預藏於邊郡爾唐自通濟漕渠而甸農或至于援穗而闕中不足給食貨志自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而

河内不足恃東萊文故僅以江淮為給爾夫粟不藏於邉郡而藏于京師不輸於諸道而輸於一隅則倉卒何所備緩急何所仰哉異時漢以西南夷之役負擔餽餉率十餘鍾致一石食貨志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之民罷焉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千萬負擔餽餉率十餘鍾致一石而戰士無禄同上武帝司農陳藏錢經用賦役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贖罪塞卒之糧霍去病傳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古人有之乎否也唐以江淮之米不通六軍之士脫巾於道韓滉運米適至君臣之間置酒相慶食貨志德宗時

古人有之乎否也所謂由京師而給邊用漕東南以給諸道而廩兵始為大患者此也國初宿兵京師則浚三河以通漕輸張方平言行師敵國則置轉運以給糧餉正要增釋國初始除轉運使止因軍興專主糧餉至班師即停罷如太祖初平澤路則命戶部侍郎高防兵部侍郎邊光範充北路轉運使用師湖南則命刑部判官滕且充湖南給事中沈義倫充京西水陸轉運使是也太宗時如劉保勲為河東城西轉運使樂中為太原管內水陸轉運使王在田為陸路轉運使然亦不專仰於漕運也何者封樁內庫之儲以備軍須編年太祖嘗顧左右曰軍興須預為之備若臨事率歛非善計也國初天下貢賦盡入左藏庫乾德初府庫充羨簞食壺漿

之迎以給王師則宿兵行師之用非所慮爾自時厥後景德澶淵之役事起倉卒寶元西師之興歷四五年皆不聞調度之患蓋三司主之於内轉運職之於外此内復有内帑之儲今年出真珠以助糴邊儲寶元二年出内庫真珠估緡錢三十萬賜三司上諭曰此無用之物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以少紓民之歛也通鑑明年出縑帛以備軍賞同上皇祐二年出内庫紬五十萬下河北陜西河東路以備軍賞公私通融軍民俱利然而又不惟是轉運雖隷於三司而總一道之税賦榷酤茶塩坑冶之利則得以擅其衰

多益寡之權或有軍興則轉運給之郡守雖統于轉運而合一州地利坊場河渡支酬不盡之羸則得以聚人率衆屏翰王室保固郡境平時除戎器治城防脩武備則郡守皆可為之豈非藏於州郡而無聚歛之私乎蔡官志云自變法以來三司之權散於內轉運郡守之權輕於外一有警急束手無策後日之患君子已預卜之盖自中興以來駐蹕吴會控扼之地上下數千里列屯相望費用不背其治糧餉職之主將主將不自給也湖北總領壁記

主將取之漕司漕司各於供億也然後請之於朝總領之官出焉張浚上言然末以名官也自收諸帥之兵目為御前分屯要害而後總領之官置焉紹興十一年取諸州之兵以為御前屯駐諸處皆置總領以朝臣為之鎮江諸軍錢糧淮東總領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淮西總領掌之江州荆南江南諸軍錢糧湖廣總領掌之興元州金州諸軍錢糧四川總領掌之中興會要鎮江諸軍錢糧淮東總領掌之金陵池州諸軍錢糧淮西總領掌之武昌荆南江南諸軍錢糧湖廣總領掌之興元州金州諸軍錢糧四川總領掌之同上四總之官既立上可以備

邊境不虞之用下可以省老弱轉運之勞通融出入裁制盈虛其於軍用甚便豈非儲於邊塞而無乏用之急乎大抵國家用度多糜於兵西蜀湖廣江淮之賦類歸總司所供京師者惟仰閩浙而已見上近年以來不無滲漏之獘固未能盡知而曉然易見者試舉一二言之且沿江列屯有於臨事之始輙發緡錢十餘萬以為例名曰犒賞此獘於泛用一也江淮養兵有以規利者借供兵為名以錢商販凡累鉅萬號曰營運此獘於失陷

二也鮮發之日例送北司諸帥私饋報以公帑此弊於私予三也議者請革其弊欲合總司之權而制之版曹然道里踰隔或慮乏興天下事勢又有所難合者然則為今之計莫若使戶部部長有以稽考之也蓋今之任總司之職者每以大農少卿與夫金倉部郎官為之雖直司於外郡而係衘則必以中都官蓋以名曰出使而實非任外之職夫果其非外職則雖外猶内也以金倉部而下又皆戶部之屬則以長而察其屬其權甚尊其

勢甚順何患乎積獘之難攷不然不度緩急不審輕重而欲俾戸部部長而制總司之利則漢唐轉輸廪兵之獘可鍳也

車戰

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此周人北伐之詩也方叔蒞止其車三千此周人南征之詩也夫用兵亦多術矣一則曰車二則曰車果何説耶盖用兵之道惟車有節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退則乗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為所

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誠良技也誠周人之所急也雖然亦甞遡其所自來矣蓋古者作車以行陸未始用之於戰自夏啓誓御以正而勝有扈湯以龍旂十乘以克有夏至于成周其法大備臨衝閑閑伐崇之舉也戎車三百牧野之戰也周宣之南征北伐皆用是制然先王之車戰不求大勝求為不可敗而已春秋諸侯節制不謹逐利於草莽之間始為儌利之兵自鄭莊公始多用徒兵自中行穆子始毁車以崇卒自右師展始

乘馬自趙武靈王始用胡騎先王車制由是幾廢然春秋去古未遠其法未盡掃地儆其遺躅者亦往往以之取勝戎車孔博遂克淮夷非魯僖乎泮水詩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矜其車甲西戎就討非秦襄乎小戎詩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大蒐于紅革車千乘左昭八年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治兵于邾甲車數千乘昭十三年治兵于御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楚子之游闕且四十乘宣十一年使潘黨率游車四十乘宋華元之甲車猶不下四百六十乘宋華元甲車六百六

十乘齊之會諸侯有兵車有乘車前郊祀志桓公曰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五鄭之賂諸侯有廣車有軘車左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此車制至春秋猶有存者秦漢而下亦間有之夏侯嬰以兵車而破李由本紀公孫賀以輕車而出雲中本傳馬燧以戰車而威北方唐馬燧傳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戰于後云云威振北方衛青之擊匈奴也以武剛車本傳青擊胡單于以精騎當之青以武剛車自環為營縱兵出擊單于遁去魏田豫之平代郡也以負陣車魏田豫征代郡北虜以騎擊之豫以車為負陣弓弩持滿於內胡不得進遂舍而去扁箱車用之足以擒

頡利長編神宗朝取兩河民車以為戰備沈括曰云云李靖於扁箱車以擒頡利大車用之足以鮮虜敵李陵傳陵之入胡卒與虜遇陵以大車為營引士於內千弩俱發虜解去云云兩翼以進方軌徐行宋武以是削平僭亂本紀總名扁箱別為鹿角馬陵以是破羌戎本傳此皆用車之利也然有制敵之長技有制敵之奇謀長技手足也強弱之形係焉奇謀心術也成敗之機係焉是故草淺地堅可馳可突志書唐太宗李靖問對云云而江湖洳沮則不可也高宗紹興三年上曰近有獻車戰者朕謂在人不在車既江湖洳沮之地雖有車騎亦何用平原曠野可進可

退（前鼂錯傳）而川徑險阻則不可也（同上）彼徒我車鄭人有侵軼之慮此審勢之隘也（左隱九年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毀車為行晉人有敗狄之功此察機之阸也（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羣狄于太原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阸以什共車必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敵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若夫車不得方軌之言不見用於成安君而泜水之戰隨敗（前韓信傳趙成安君聚兵井陘李左車說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願假奇兵三萬人絕其後成安君儒者不用詐謀奇計信遂斬成安君泜水上）車戰雜以馬牛一用於房琯而斜濤之兵莫支（房琯傳）此又不審地利之失然則用

以長技濟以奇謀始爲善兵矣國初用於西北制敵取勝車戰爲利澶淵之戰李德隆以大車環壘步騎處中戎馬因是而遁去景德初契丹入寇大將李德隆以澶淵不足守命士卒掘壕塹以大車數千乘重壘環之步騎處中戎馬數萬來攻其營禦之遁去陽城之勝符彥卿以拒馬爲行寨虜騎因是而莫禦咸平四年吳叔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青李陵田豫馬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彥卿破虜陽城亦拒馬爲行寨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兵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爲便具制取當用者接具衡輗駕以牛車上致槍以刃外向間列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衝也戰之用車一陣之甲鎧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

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行載兵甲止為營陣郭固之式馬燧之舊制也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為之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為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載兵甲止為營陣也又以民車之藉增為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鞔之吳起所謂革車掩戶挽輪籠轂是也琦以為可用于平川之地臨陣人拆斧衡下營以為寨脚令令固自賁車式進呈試之以固為衛尉寺丞駕以牛車上置槍刃吳叔之法衛青之故智也見上此固國朝用車之明驗也然亦不輕用也若山徑之蹊可用小車而不用大車其察形熟矣范仲淹上仁宗議政云延安之西廣川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

地唐馬燧造戰車行載甲兵止為營陣此路山坡大軍難進當用小車二十輛銀絹錢二十萬賞有功將吏干戈之際宜用兵車而不藉民車而度用審矣北兵將入詔進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為備民大驚擾一日沈括立御座側神宗曰卿知藉車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輓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跓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民間不可用耳神宗喜曰無人如此語朕遂罷藉民車今由南而北直趨中原欲禦衝突之勢誠不可無車也然有米守信之智而後可極寨脚車之利米守信知禮州遣李錫持新樣流星弩拒馬牌寨脚車山字甲八種來進有韓魏公之謀而後能察箱車之用至和二年初韓琦言

郭固嘗造車陣法以民之箱增為重箱高四尺四寸前後二尺高與箱等用革鞔之云云用車勝敵其別有八六韜言之詳矣宜踵其軌轍云

舟師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此水戰之始也嗟夫波濤洶湧敵人興嘆出沒如神望者膽落自古國於東南者皆恃此以收制敵之功然鼓棹而一進退之勢逐流而爭上下之利非熟於舟師者不能也自周以後吳楚之爭衡漢唐之平難三國六朝之戰爭未有不用乎此朱買臣治

樓船而破東越武帝時東越數反覆朱買臣因言發兵浮海直指泉南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破東越楊僕發水軍而平南越元鼎五年南越反遣伏波將軍路德博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漓水甲為下瀨將軍出蒼梧咸會番禺漢舟師之效也孝恭大治舟艦水陸並進遂平江陵唐河澗王孝恭傳乃大治戰艦肄水戰圖下江陵俄遊荆湘道總晉統水陸十三軍破越曹成王選步艦二萬人卒平希烈韓文曹成王廟碑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李希烈反授節帥江西聚兵大選江州能者教之步艦二萬人卒平之唐舟師之效也然漢不志兵制莫得聞唐以志

兵水戰復闕愚嘗推原其由蓋漢唐之都遠在關中固非舟師履歷之地雖或取勝亦間有之非若東南常用之技此史氏所以略之也然漢以北方之將而能用東南之技唐以中原之人而能收功於窮陬者亦平時之素閲爾蓋漢昆明有池所以為習戰之所而唐人亦踵其故事以訓兵馬所以得志於水戰也噫以西北而用舟師非其所恃也而猶能成其功以東南而用舟師乃其所長也其可不加之意乎然用舟師之謀有二襲之

以伏則必敗室之以堅則必敗故善用兵者於二者之間而深究其利害耳試以東南所用之事而觀之長岸之戰吳雖敗衂猶有後圖楚惟恃上流之險詫餘皇之獲狃於小勝以弱視吳故長鬛之伏一呼而已得之舟復失左昭十七年江上之戰吳雖首兵畧不為備越惟嚮枚以分毛鳴鼓以駭敵因其不誡夜以乘之故中軍之襲繼進而江北之師悉奔吳語楚以遇伏而虧軍實越亦用伏而成駿功不然吳見舟以惑楚而求勝於潛師二定

年非此術歟故曰師有潛伏則其謀在察微方曹公順流而東也船艦彌望首尾相接扞敵非不固也而周公瑾以蒙衝一進而船艦空於烈焰三國志言劉豫州為曹公所破欲引兵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合兵因進注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曹公于赤壁曹公軍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相連船艦相接可燒而去也遂同時發火操軍大敗方吴人之禦晉師也江磧要害鐵鎖横截禦敵非不堅也而王濬炬筏一施而鐵鎖截於長江通鑑晉伐吴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吴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横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

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巨筏數十長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輙著筏而去又作大炬在船前遇鎖炬燃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濬克西陵吳孫皓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不然董襲汚口之役突入斷紲而破之（三國志董襲傳）非此術歟故曰勢有窒礙則其謀在攻堅愚謂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有可恃之謀無可恃之技此用兵者不可不審也國朝舟師之技未嘗不講而舟師之技未嘗輕用何者用於西北非其所長也非其所長而冒用之終非可恃之具爾越逸川澤習性已久遂立平河之軍（江浙發運使楊

允恭捕海寇四十九人送闕下上悉貸之顧左右曰此等趫逸川澤習性已久可團為水軍以備舟楫之役以平河為名江淮士卒素習於水遂立水虎翼之軍祥符六年詔諸道選江淮習水卒於金明池按試戰立為水虎翼軍初太祖立神衛水軍及江淮平定不復振舉上復置焉其選之精矣興國幸金明池以試戈棹之利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上幸金明池觀習水戰曰戈棹之戰南方所利今蕩方平定無所施用習之示不忘戰祥符又詔金明池以試習水之卒見上其閱之勤矣然伐蜀之舉捨舟而用步騎卒以勝蜀太祖征西川命劉光義出夔州路伐蜀上出夔峽地圖示光義曰夔州有鎖江至此我軍泝流而上謹勿以舟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少却以戰艦夾攻

之光義等至變卒如上所計采石之役捨舟而立檣木卒以擒全賛

開寳七年閏十月太祖使郝守濬造黄黑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先試於石碑口十一月移浮梁於采石繫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吴將全賛領衆十萬將焚浮梁戰櫂正明入奏請造戰艦三百艘上曰全賛朝夕至若俟艦成固不及矣不若於洲浦間多立檣木全賛疑我師襲其後必不敢進明如詔旨果擒全賛豈非自用所長而不隘其所短耶

馬政

馬政之説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牧於民而用於官者漢也牧於官而給於民者唐也至於國朝始

則牧之在官後則蓄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其得失利病有不難攷者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前刑法志四邑為丘四丘為甸有戎馬一匹平時則官給芻秣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蓄焉此蓋在官養之爾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有十二閑先儒論數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騋牝三千定之方中詩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

固未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有十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謂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阡陌開井田廢兵車不復取田賦戎馬各從官給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閒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前食貨志令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注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

塞則致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貨殖傳于時内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食貨志武帝初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前百官表牧師諸苑三十六所養馬二十萬又漢儀注曰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四邊北邊以為朗苑馬三十萬自武帝征伐馬大耗乏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以次出馬則内郡庶民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今民得蓄邊者縣官假民馬每三歲歸其息什二則邊郡之欲廣蓄牧者難矣食貨志諸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蓄邊縣官假馬母三歲市歸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車騎馬乏縣官錢不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

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上天下高之在蓄字馬歲課息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武帝紀太初二年二月藉吏民馬補車騎馬邊郡不足則發驢橐駞負食出玉關輪臺之悔始修馬令吁亦已晚矣出西域傳又渠黎國傳輪臺詔曰當今務本力農修馬政以補缺母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云云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之制也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

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編於官民無與焉唐兵志自高宗武后府兵之法更號曰彍騎詔諸州府馬缺乏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餘見兵志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弊鳩括殘驢僅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馬肇自貞觀訖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餘匹于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為內外閑廄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復與麟德馬數相等耳此唐牧於官而給於

民之制也兵志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主之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蕃息及七十萬六千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所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後馬耗大半元宗初年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為內外閑廄使至開元十三年有馬四十萬匹上之東封以牧色從色别為羣望之如雲錦唐制天子十二閑為三廄曰鳳苑其後又增飛龍廄凡馬五千為上廄三千為中廄餘下廄國朝馬政蓄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邉郡者曰戎馬然與其蓄之於民孰若市之於戎與其市之於戎孰若養之於官何者民間蓄養指為外廄非不可也王旦對仁宗曰聽民間蓄養官中緩急以本直市之猶外廄耳

馬知節曰馬多不精多蓄駑弱其費愈甚上然之然馬為不精多蓄駑弱況民至受其害乎見上沿邊等郡估買蕃馬非不可也余靖言國家自來於河東陝西沿邊守處估買蕃馬自西賊不庭買馬數少不足國用然市費益增牧數不加況戎反享其利乎端拱中李覺上言曰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然市馬之費歲增而廄牧之數不加蓋失其生利之理也此國朝所以重於監牧也騏驥有院天駟有監天廄有坊國初有左右飛龍院太宗興國五年改為天廄院雍熙四年改為左右騏驥院左右天駟監左右天廄坊皆隸屬焉雍熙中太宗嘗幸天駟監閱馬既置群牧司又置牧使此在內監牧之制咸平二年置群牧司

景德四年以樞密陳堯叟兼郡牧制置使自河北至許州已有十八監長編自河北至許州軍鎮凡有一十八監始置羣牧司總內外馬政兩河陝西有都總管處復置一監治平四年群牧司言乞於河北河東陝西有都總管處皆置一監今陝西監牧司以所市馬遂上京年額外餘分撥諸監則本路軍馬可以自辦太原交城又復置馬監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縣置馬監詣催占符相視遂得汾川故牧地三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佃租以給芻豆既委羣牧司又委守倅兼領天聖四年祖宗舊制以羣牧司總天下馬其屬有左右騏驥院分領左右天駟監左右天廄坊諸廄之在外者知州通判兼領之各據芻地幷課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廄此在外監牧之制故陳堯叟作羣牧議勒石于監信

知監牧為便且急也陳堯叟議羣牧之設國家巨防作羣牧議以獻勒石大名監遂命堯叟為群牧使熙寧大臣何人哉誤聽曾孝寬之說而棄文潞公之議舉祖宗七八十年營成之制一旦盡壞熙寧七年曾孝寬言慶歷嘗詔河北諸州每戶養破甲馬一匹乞檢會施行戶馬始此又文彥博上神宗言賦牧地與農民歛其租課獻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不知所賦之地皆可耕乎戶散一馬聚之維之皆可蕃息乎坊廄監庫棚穿井泉官廨營房七八十年經營成就廢罷之後蕩然一空賦農民以牧地散國馬於編戶每一都限馬五十四十五年而足謂之保馬而郡縣苟附不一二年而足之天下騷然不勝其擾至煩天

子有安石相誤之嘆噫其忍負之乎彥博言不用元豐時其弊乃見神宗嘆曰朕有愧於文彥博王珪曰罷祖宗馬監自是王安石上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云云夫養馬於民在成周未嘗不行在祖宗未嘗不用聽民蓄養市以本直祥符制也祥符四年上馬及十萬當且止也王旦曰聽民間蓄養官中緩急以本直市之詔能蓄馬與免二丁嘉祐令也嘉祐中今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處有能蓄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併戶等以備緩急丁度上言如是民何憚而不牧之夫何熙寧大臣急於爭利一槩取民民始不堪爾迨至民病已極國用復闕於是求之戎狄而設茶馬之職

馬市馬於戎雖不求牧之於官亦猶愈牧之於民此尚有可言也愚嘗攷之國朝市馬戎馬之制始易以銅錢戎因獲其器次易以銀絹戎復獲其用國初河東川陝諸路買馬給以銅錢而戎人皆鑄錢為器興國五年乃以布帛準其直又元豐四年郭茂詢言欲專以茶博馬以采帛博糧穀及以茶馬併為一司竊聞昔時亦用茶繼金帛近歲始專用銀絹及錢鈔等況賣馬買馬事實相須乞買馬通管茶場從之今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戎人得茶不能以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亦濟用之良策初命李杞川蜀市茶蒲宗閔秦鳳易馬始蓋分任其事成都記熙

寧七年詔李杞蒲宗閔經畫川茶充秦鳳熙河路博馬杞於秦州宗閔於成都置司後改名都大提舉茶馬事至郭茂詢言茶司立法以害馬政後遂專任其事元豐中郭茂詢言茶司既不兼買馬遂立法以害馬政乞併為一司從之是職既設茶課百萬獲馬萬匹其效亦可見爾舊蜀茶額三十萬至李稷加為五十萬陸師閔代稷為百萬緡聖中程之郡以羨茶轉入熙秦市戰騎故馬多而茶息厚馬至萬匹不然元祐變法更革殆盡獨茶馬不廢者亦有謂矣司馬光元祐初相罷諸路鹽錢法後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今日雖仍熙寧茶馬之事而亦當行祖宗監牧之制圉師以蓄之校人以視之秣飼以

時部轄有方則以渥洼之種耳否則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此李公覺之所以慮也端拱元年李覺言市易之馬至於中國縶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因而減耗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也

國用

成周以冢宰制國用漢初以相國任會計故利權有所總至漢以財用分掌於大農少府水衡閣官唐以財用分掌於諸使郎官故利權無所總至國朝始以三司主之後以戶部專之此古今財用虛盈之故也且以周之

外府而論王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共之祭祀賔客會同軍旅又共之賞賜給勞之用邦布者又復共之職若繫矣而不知以九賦九貢之貨賄而授之外府者太宰也外府掌邦國之出入以共百物以待邦之大用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賔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以王府而論王之金玉則藏之王之玩好則藏之凡有精美貨賄則莫不藏之任若專矣而不知以貨賄收藏總而歸之者亦太宰也夫財之所出太宰既總之財之所入太宰復總之以至大而太

府次而泉府又次而司會皆冢宰得會之節之則利權安得不一乎並周禮本官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餘見太宰官漢制以執盾襄為內史軍正咸延為少府漢官表下漢初元年內史執盾襄少府軍正咸延而當時給軍食納獻費正名數治宮室等事皆未嘗關與於其人所謂給餉修治與夫會計之任者皆歸之相國蕭何為相國關中給餉餽又治未央宮室又有計相在相府為會計則雖內史少府有公藏私藏之分而亦未始有所別異漢制內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少府掌山海江澤之利以給供養嘗觀漢表自文帝即位以後未

嘗除內史非掌財之無人蓋漢初會計事專在相府是時張蒼為御史大夫則所為會計者特此耳蒼蓋舊秦主計者而漢初嘗在蕭相國府領計矣自蒼為御史大夫至相凡十五年不易則文帝之世所以無領財之任者其謂之此歟則利權安得而不專乎按漢表文帝時郎無內史官又按陳平對文帝云錢穀問內史蓋平勃比皆失對妄指是為言耳直至景帝世始改內史為大農令繼年而惠實為之高帝世則執盾襄為內史景帝田郎惠實為大農文帝未嘗除人也又張蒼傳蒼受計相居相府領郡國計

國不然周世圜法流通泉布充足而人主無侈用之

心漢初餉饋不乏陳腐相因而國家有富庶之效者是孰使之然哉夫漢郡國上計相府領之此良法也自平勃失對之後漢之大臣類以出納為有司之任往往不屑為之司農少府之掌始分而二上林水衡之置又裂而三供養勞賜出少府供帳牲事屬水衡而軍國大計歸司農財皆異掌費皆異供（前漢表內史至景帝更為大農武帝更名大司農掌穀貨又毋將隆傳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又前官表少府秦官掌山澤之稅以給其養又表水衡都尉武帝初置掌上林苑又龔遂傳供帳諸館為宗廟取牲）不量多少費

用無度西羌一役此大農事也乃以少府禁錢續之賈捐之傳往者以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若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降胡數萬亦大農事也一旦不給則御府禁錢亦始補贍武帝元光年修治第宅非水衡事也亦間出水衡錢以為縣官工作之支宣帝本始三年雖曰移用補助以權事宜而調度紛紛越官躐事使一代財制幾乎無攷則皆利權散主之失此猶未足見其甚也異時光武併禁錢掌之大農後百官志承秦凡山澤陂池之私名曰禁錢屬少府世祖改屬司農將以絕一己之私制

非不善而不知適以啓閹人之弊章帝章和元年宮中別立一監專用閹人領之其屬有尚方考工諸曹反使子孫歎無私財而開鴻都賣爵後園自為已藏矣至是財計之任安在哉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聚財以為私藏

唐以度支郎掌歲計所出而支調之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此亦唐人良法也百官志度支郎中員外郎各二人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路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以近及遠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自呂諲領度支之使係以使名親行其事於是裴度以宰相不可領度支韋宏質亦言宰相不可兼錢穀於是相臣不與

均節之任呂諲傳肅宗乾元二年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月知門下省兼判度支唐宰相兼度支自諲始又裴度傳未幾判度支文宗加門下侍郎陝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奏可又李德裕傳時韋宏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云云宏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夫財用之計本關宰相使戶部治其繁而已總其要亦周人冢宰會財之意今必係以使名而下行其事或者得以煩碎瑣屑而議罷之矣未幾使名既罷分委諸郎吳武陵傳諫曰云云鹽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至萬貟皆御史貟外郎為之始命若實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貟外郎久於事反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將以郎中之為不可信或云權判德宗時陸

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權判度支從之或云專判楊國忠傳元宗召見入供奉主簿計等均分銖不誤帝曰度支郎才天寶七年專判度支故吳武陵言鹽鐵度支一戶部郎耳今分其務至萬貟見上注則戶部之職至是盡廢此猶未足見其變也接于五代後唐遂以戶部度支鹽鐵為三司使加鹽鐵於戶部度支之上至是財計之任又變矣見上注然則以三司之使而寓以周人冢宰之任者豈非國朝歟夫夏官之會案秋官之磨勘冬官之修造河渠自唐及五代以來而地官皆所不與我朝悉屬

三司故造作軍器屬之會案土木之役屬之修造河防之役屬之河渠國家財用之出無大於此三者而今皆得總馬稽考帳籍均節費用斂散及時縱舍由己而不為他司之所制此財之出者三司皆得兼制矣非成周太宰以貨賄授外府之意乎蔡官制唐地官設度支金部倉部戶部唐末省官分置吏五代專以鹽鐵為理財之要分在三省之首今之金部也度支主用度戶部主版籍故次之具三司磨勘在比部衙司乃今刑部皆隸秋官會案乃今庫部屬夏官修造乃今工部河渠乃今水部隸之冬官地官不得統馬皇朝盡付三司者可見立功以實不以文也開拆司兼管綱運衙司考所掌之財勘磨財計檢察澀由恣

歸磨勘司造作軍器則會粢主行土木之工隸修造河防之後則河渠行之國家之費無出三事為蠹耗之大者必命三司使總之外之諸路漕運内之私帑儲蓄自唐至五代以來而地官未必盡與我朝盡歸三司故轉運使副判官督集財賦之權三司統之内庭分貯錢帛之私三司亦總之國家財用之入無要於此二者而今皆得總焉公私通融内外統一利權所屬罔有渙散而不為他司之所分此財之所入三司皆得兼主矣非成周太宰總玉府之意乎南豐文戶部之於中臺為周官司徒之職掌財賦之調度金穀之出入以待邦國之

用歷唐五代征斂煩興而吏名雜出地官之職蓋存虛號而已又蔡官制宋朝轉運使副判官督集財賦悉隸三司凡經費羨餘獻之三司積于左藏庫及分貯內藏庫者皆三司總之立勸阻之法自熙寧變法之後使者出於相臣之門皆務聚斂而三司不得制旁通簿置於人主之前盡籍國帑之數而三司不敢與外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地利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內則常課上供之數皆別創庫藏貯而三司皆不相關故漕司之趣辦而不隸三司之勸沮內庭之積貯而不關外司之叅攷財之所入者安得而有驗耶蔡官制自熙寧遣使出于

相臣之門皆務聚歛以悦廟堂非若三司使有此權以動漕臣亦不敢横歛也云云安石乃置旁通簿于御前畫籍國帑之數在神宗恭儉君國帑藏率皆富溢崇寧後蔡京盡國奢廣百端皆不先關户部非若三司有專案以関防也同上王安石為相與三司分權凡賦税常貢徵榷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煮海坑冶榷貨户絶沒納之財悉歸朝廷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闕額地利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又有歲課上供數盡入京師别創庫以貯之三司不與 自元豐改官制之後三司之會案為軍器監而繕治械杖之費户部不得聞三司之修造案為將作監而百工興作之用户部不得攷三司之磨勘歸於比部並隷刑曹鉤考户部皆不得知故他司以辦事為效

而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不論事之當否財之所出者安得而有攷耶南窻紀談嘉祐中大水取三司河渠案置都水監元豐官制以三司會案之事歸之軍器修造案之事歸之將作三監皆隸工部於是戶部所掌版籍財用二事而已元祐中蘓子由為戶部侍郎請都水將作軍器三監皆隸戶部凡三監有所為戶部定其事之當否裁其費之多寡而工部任其工之良若程其作之遲速朝廷從之按唐度支使杜佑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計司惣領他職自唐已然不得云出于祖宗之意凡子由所請者皆佑之釐正也豈時移勢異固不同耶雖然愚以三司戶部而參攷之今之戶部尚書即昔之三司使也左右曹之侍郎即昔之副使也戶部之諸

曹郎即昔之三司判官也有能推而行之則亦祖宗之法爾國初猶能仍五代之陋制而寓周冢宰之意今獨不能沿唐之美名而求祖宗三司之實乎且官制未改之前副使判官多自諸轉運而遷入則為兩制出則為都漕久其任則為三司之長朝廷臺省之官皆自此而遷焉後之户部既不以理財待之矣而況外府司農之長貳哉昔之三司所謂理財也何者國朝呂申公之在禁從必先除户部判官蔡文忠之叅大政必先除權三

司使此理財之任重矣蔡官制祖宗舊制選除執政侍從必先選歷錢穀伯祖文忠公欲推參大政先除權三司使數月乃拜樞密副使呂申公嘉祐中朝廷欲置之禁從乃除戶部判官數月進脩起居注旋詔知制誥今口談元理財穀為迂手校鉛黃籌算若浼視國朝之重其任者何如耶國朝陳晉公之為三司使十有八年號真鹽鐵寇萊公之為三司使前後事件類為方冊此理財之任專矣陳晉公為三司使真宗曰真鹽鐵使陳恕十有八年精于吏事晚年薦萊公自代萊公撿尋晉公前後事件類為方冊所至榜示請晉公書押今假途望遷舊例厭視公宇傳舍胥吏浮萍視國朝之專其任者何

如耶噫有由矣昔天下之財歸之一使事權所在幾半天下諸州之財聽於一道之轉漕而主漕計者得以通諸州之有無諸路之財聽之發運之司而為發運者得以通諸路之多寡三司統發運發運統諸路一路之漕臣統諸州上下相維之勢也今版曹所仰止於閩浙其他則撥隸餉所版曹不知也此外則朝廷樁積版曹不知也今將重其權也則舉天下之財莫若使版曹皆得通融而責之以昔者三司之任至將作軍器比部之司

亦版曹得與之其任重其權專任重則在此無不盡其能權專則在彼無以分其事則錢流貫朽歳月可莫耳

噫何世無劉晏特在任之如何耳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二